

中国孵化器真的疯了吗？

□ 本报记者 韩义雷 李建荣

■ 思享汇

“眼下，一些媒体人、投资人、众创空间的创始人认为，中国孵化器过热了，甚至疯了。但情况真是这样的吗？”近日，科技部火炬中心副主任杨跃承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时说，“局部真实不等于全局真实。不能因为一些个别地方的不成熟，认为中国孵化器疯了”。

中国孵化器数量是一个谜吗？

“没有人知道中国孵化器的数量究竟有多少。”在近期一些媒体的采访中，有业内人士这样说，“越来越多的人，在原有头衔之上，有了另外一个身份：某某孵化器创始人或者合伙人”。他们基于此进行判断，“孵化器进入了一哄而上的非理性发展阶段”。

“对于孵化器的担忧，我相信大多数人是从关心的角度出发的。但这些看法有多少是在全样本分析基础上得出的？”杨跃承说，“没有足够数量的样本，结论可能就是不可观的。”

作为中国孵化器的管理部门，火炬中心有一本账。杨跃承说，“截至2015年，全国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近3000家，众创空间2300多家。这些是有统计的，而不像某些人说的是一个谜”。

根据科技部统计，全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孵化面积超过8000万平方米，服务和管理人员超过3万人，在孵企业超过10万家，毕业企业超过6万家，孵化器内的创业人数超过150万。

杨跃承告诉记者，从1987年第一家成立以来，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

上，都呈现出健康、蓬勃、规范、有序的发展势头。“近30年发展到3000家，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基础应该说是扎实的。现在，大家担心疯了，其实是众创空间。矛头到底指向谁？这是精准判断的前提，不能混为一谈。”杨跃承说。

2300家众创空间真的多吗？

“不夸张地说，几乎每天都有人来找我，说是某某众创空间的，希望寻求合作。”一位众创空间管理者说，“众创空间的数量已经高于创业项目的需求量。很多众创空间根本不知道在做什么。”

那么，中国已有2300家众创空间，数量是不是过剩了？科技部火炬中心党委书记翟立新认为，“与越来越多投身创新创业的群体对创业服务的需求相比，众创空间不仅过剩，可能还不足”。

在他看来，新科技革命的到来，社会资本力量的积累，让创业成为新经济的突破口。中国有3000万在校大学生，每年有700万毕业生，这需要大量的创业服务机构。

“中国有2000多所大学，这是创业教育的主阵地。而众创空间可以把书本教育和实践结合起来。单从大学一项来看，众创空间的数量可能还不够。”翟立新说，“大家担心中国的孵化器疯了，其实落脚点不该是数量，而是能力建设”。

“中国有2000多个县，2000多所高校，每年经济增长总量等同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在三重叠加的背景下，2300家众创空间真的多吗？”杨跃承说，“其实，在多还是不多背后，隐含着一个话题。大家担心，这么多众创空间是在政府干预中产生的。在这里，我告诉大家，火炬中心在调研中发现，大部分众创空间

是市场化主体建设的。这说明，众创空间的快速发展是在大众创业爆发时期强市场需求驱动下的必然结果”。

创业失败就等于浪费吗？

“创业热潮退去之后，众创空间会死一大片。”一些媒体人、投资人、众创空间的创始人表示，“政府支持了这些众创空间，就意味着浪费了大量资源”。

对于众创空间的生死问题，杨跃承希望更多人理解，“众创空间为代表的新一代孵化器，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众创空间服务创业者，但本身也在创业。创业是九死一生的事。所以，有些众创空间会死去，不必过度担心”。

在杨跃承看来，支持众创空间发展，对于政府管理能力是一个考验，“众创空间是一个新事物，成为众创、众创、众筹、众创等新机制、新模式的试验田。这就要求政府不能违背市场规律，一厢情愿去推动。现在，政府对于众创空间的帮扶，大多采用后补贴的方式进行，这就尽可能避免了浪费的出现”。

“更重要的是，大家应该明白一点，创业失败不等于浪费。在当下的中国，连续创业已经成为了一种新趋势。一次失败了，不等于画上句号；他们会总结经验，再次出发，争取成功。”杨跃承说，“新一代孵化器刚刚起步，需要在磨砺中成长。过于严格地要求甚至监管，不利于新事物发展”。

“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我们一直在说，但遇到具体事情，往往乱了方寸。我们希望，众创空间能够推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培育新业态。这就不能急于求成。在看准的时候，先让子弹飞一会儿，以市场为主进行调节。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部门

不能缺位，要根据新事物特点，进行相关机制体制的改革，保证政策能够落实到位。”翟立新说。

新一代孵化器需要怎样改进？

“很多人盲目进来，却忽略了规则、能力、资源这些最重要的东西。”一些专注于科技型企业的投资人告诉记者，不少新一代孵化器比创业公司还难熬。

“中国孵化器真的疯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不过，众创空间确实需要进一步强化功能性。”翟立新说，“作为针对早期创业者的重要服务平台，众创空间为创业者提供低成本的工作空间、网络空间、社交空间和资源共享空间，与科技企业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区等共同组成创业孵化链条。众创空间必须生存下去，才能很好地为创业企业服务。这就需要进一步提升专业服务能力”。

最近，北京市科委针对北京众创空间的一项调查显示，众创空间在提供培训、投融资、法务、财务等方面的服务能力较强，但仅有44.4%提供市场营销服务、39.7%提供供应链服务、20.6%提供科研条件。对创业者来说，20.4%的创业企业和团队认为缺乏有效的创新创业辅导，15.6%没有明确的商业模式，14.4%产品定位准，12.6%团队组建不合理，从侧面反映出众创空间在产品和商业模式构建等方面需要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

“目前，草根空间初具规模，但需要做好垂直服务，再扩展服务范围。同时，高校、院所以及有条件的大企业，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利用好手头的资源，发展专业化众创空间，营造创新创业的生态体系。中国孵化器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翟立新说。

■ 领导者说

“一提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多人脑袋里就会出现一个字，去——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但这并不是供给侧改革的全部。在我看来，真正的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供给侧改革需要加加减减并举。这同国家高新区一直以来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近日，科技部火炬中心党委书记翟立新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时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国家高新区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以扩大有效供给”。

如何避免“改革空转”？

“推进改革不能像盖房子一样，用工程思维考虑问题。改革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面临的不确定性非常多，应制定好顶层设计，充分发挥地方作用。”科技部火炬中心副主任杨跃承告诉记者，“想要让供给更有效，改革就不能空转”。

和杨跃承一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近日曾经谈到了“落地难”的尴尬。他举例称，“近两年，从财政方面发的文件，包括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已经将近40个了，一个月差不多发2个，这么多文件发下去，下面的反映是这个文件还没有消化，新的文件又来了，更谈不上执行和落地了”。

在杨跃承看来，为了避免“改革空转”的情况再出现，必须提高政策的含金量。硅谷的成功，技术移民的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国家高新区里，如何吸引国际高端人才的政策措施呼声非常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除掉相关制度痼疾尤为重要。针对真实的共性需求进行改革，绝不是发发文件就了事了。改革考核的不是出台了多少政策，而是能不能真正的解决现实问题。

“作为高新技术产业高地，国家高新区，下一步要把技术的有效供给当成重要方向。比如，高端装备、关键材料、核心软件等攻关，都是关乎转型升级、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需要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也需要政府政策引导和保障。”翟立新说。

怎样创造“新供给”？

“人们常说，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但新需求、新供给从何而来？”翟立新认为，在这些方面，创新将发挥重要作用。

“自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传统依靠要素投入、需求拉动的方式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已明显下降。要继续保持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为中国经济寻找新的发展动力。”翟立新认为，占中国GDP百分之十左右的国家高新区，扮演着“创造新供给”的尖兵角色。

“不能一去了之，还要有新东西加上去。从苹果公司的例子可以看出，高新技术企业不仅能够满足百姓的需求，还能创造出新需求。作为高新技术企业的重地，国家高新区培育新产业新业态责无旁贷。目前，现代服务业比重还不高，和发达国家70%的差距还很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也需要进一步提高。这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翟立新说。

“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发展研发众创、创业孵化、股权众筹等平台经济，鼓励成立跨行业、跨领域的协同创新联盟，促进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在全产业链条和全流程的综合集成应用。”杨跃承说，“国家高新区要在进一步探索中求发展，降低企业创新创业的成本，继续激活科技企业发展的动力机制”。

“互联网+”到底加什么？

“不能盲目地追求‘互联网+’，但要抓住这个台风口，进行传统产业改造，以及相应的新模式、新业态、新经济的生成。”杨跃承说，“目前，互联网在中国已展现出令全世界为之侧目的强劲发展势头，是中国借以执第三次工业革命牛耳的抓手与最有力的支撑”。

当前，“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结合还不充分，大部分还限于消费服务业、生活服务业、金融服务业方面，诸多我国有着长期优势的传统产业还没有“触网”“上网”。另外，有着巨大需求空间的服务类产业，一旦与互联网结合，更是具有令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空间。

“实施国家高新区互联网跨界融合示范工程，鼓励互联网发展优势突出的国家高新区与实体经济基础雄厚的高新区实施结对协同发展。火炬中心未来将进一步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高新区在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方向走在前列。”翟立新说。

“要迎接这样一个新时期的到来，相应的制度供给必须跟上。一方面，致力于打破影响创新与产业升级中一些陈旧的既得利益的阻碍；另一方面，通过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为传统产业托底，为转型升级赢得时间。”翟立新说，“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发展高科技，培育新产业，国家高新区会将扩大有效供给的探索进行到底”。

高新区改革：如何让供给更有效？

□ 本报记者 韩义雷 李建荣

唐山高新区着手打造石墨烯产业集群

□ 通讯员 方燕

经济增长新的爆发点在哪里？这是转型年代各地都希望找到的答案。

在我国北方重工业城市唐山，唐山高新区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打造石墨烯产业集群，正在构建城市经济的新格局。

2015年末，唐山高新区20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其中石墨烯项目占2个；近日，在唐山高新区推动下，京津冀石墨烯产业联盟正式成立。

“成立京津冀石墨烯产业发展联盟，将以推进低成本石墨烯及装备技术进步和产业化为目标，强化行业信息服务，构建产业链并推动链上各个环节协同联动和良性互动，激活潜在消费市场，发掘石墨烯材料性能和应用价值。”唐山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唐山石墨烯产业集群建设，起步于2013年初。“石墨烯是一种以石墨为原料的新型纳米材料，于2004年被发现，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已知材料中最轻、最薄、最硬的韧性材料……应用领域十分广泛，包括复合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医学、光学技术、装备制造、储能、国防军工、航空航天、新能源等领域。”唐山高新区在《唐山石墨烯创新产业集群建设方案(2015—2017)》中写道。唐山发展石墨烯产业有基础吗？“唐山重工业基础雄厚，钢铁、煤炭、电力、汽车等产业发展历史悠久，规模庞大。重工业的发展，对于材料和设备耐磨、超硬、防腐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为石墨烯下游应用产业的研发和推广提供了有利条件。”唐山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唐山石墨烯产业集群，由唐山高新区管委会领导和管理。高新区管委会专门成立石墨烯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在产业引导、政策、融资、资源协调等方面，对产业集群给予支持。产业拓展以唐山建华实业集团为主体，负责具体事务运营管理。

以唐山建华实业集团为核心，通过技术引进、成果转化、孵化器企业孵化到以技术成果+资本与石墨烯相关产业结合，唐山高新区探索了一条“创客空间+孵化器+科技成果+资本+金融+市场”推动新兴产业快速形成和发展的新模式。形成辐射曹妃甸、滦县、丰润、开平、玉田等唐山市周边县区的产业格局。

目前，唐山高新区初步形成了以唐山建华实业集团为龙头，唐山建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河北宇轩纳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14家石墨烯相关企业共同发展的产业集群，拥有河北省石墨烯产业院士工作站、石墨烯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研发机构，并与一批国内外石墨烯高精尖技术的汇集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预计石墨烯产业集群到2017年底将实现25亿元以上的年产值，利税达4亿元以上，石墨烯产业将成为引领高新区乃至唐山市经济增长新的爆发点。”唐山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中航绿色电源科技园在常州金坛启动建设

科技日报讯(陈新 记者丁秀玉)1月8日，中航绿色电源科技园暨中航锂离子动力电池项目奠基仪式在常州市金坛区举行。据悉，该项目建成达产后，将形成国内规模最大的产业示范区或绿色电源产业集聚区。

此次中航工业集团与江苏省在绿色电源领域合作共建的中航绿色电源科技园，将重点发展锂离子动力电池等绿色电源产业。科技园暨中航锂离子动力电池项目，总投资额预计125亿元人民币，项目分三期建设，第一期投资30亿元，建成后形成25亿瓦时的锂离子电池年生产能力。第二期工程及第三期工程将于2016年、2017年启动，整体规划目标预计于2017年完成，届时将形成120亿瓦时的锂离子电池年生产能力，成为国内单体规模最大的锂离子动力电池生产基地之一。预计到2018年，中航绿色电源科技园入驻企业总投资突破200亿元，达产后园区企业销售收入超过500亿元。



盛景全球创新大奖推出轻孵化连锁模式

园镜头

近日，在中关村创业大街启动的“盛景全球创新大奖GIA2016”(简称CIA2016)全球启动发布会上，大奖主办方盛景网联集团董事长彭志强表示，CIA2016将推出轻孵化连锁模式，帮助更多的国际创业者与中国市场和资本产生更加深入的协同和连接。据彭志强介绍，轻孵化模式是一种孵化器经营新模式，将改变以往国际创业者需要三个月、六个月甚至在中国设立一个子公司或者合资公司，来决定进入一个国内市场的情况，只需每次来一到两周的时间，由孵化器帮助对接中国市场、中国投资人、中国合作伙伴，发现了好的机会，再来做最终决策。“这样的轻孵化连锁模式，将会使得中国在孵化方面更加的多样化、多元化，既有咖啡馆模式，也有联合办公模式，未来再有轻孵化连锁模式。这对中国在国际创新方面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彭志强说。

据了解，盛景全球创新大奖旨在支持创业、鼓励创新。大奖立足于“创新、资本、国际化”，面向中国、美国、以色列、欧洲等区域的全球创新企业，通过联合全球超过100家顶尖的创新孵化器、加速器以及风险投资机构，共同发掘、培育和投资顶尖“创新”企业，充分发挥中国资本和中国市场的优势，构建“全球创新、全球资本”的全球化创新生态系统。统计显示，GIA2015大赛全球21强入围企业，在大赛期间及赛后超过80%获得新一轮投资；而中国赛区前50强企业已有半数获得了新一轮投资。大赛还吸引了全球3000多家创新创业项目参赛，上万名创业者关注。

本报记者 李建荣摄影报道

烟台高新区靠什么“引凤还巢”

□ 本报记者 魏东 通讯员 张玉鹏 刘建光

■ 创时代·人才

烟台昕诺吉太阳能技术有限公司的展览室里，一款智能光导系统产品一次次吸引着来访者的目光。“这仅是第一代产品，即将投产的第二代产品将实现多角度采集太阳能，在技术上堪称全球领先。”公司董事长张晓东兴奋地对记者说。

张晓东是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留英博士，2008年创办了这家公司。目前，企业已集聚领域内高端科研人员20余名，这个团队创造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光导照明项目记录。不仅如此，张晓东还获准主持“国家星火计划项目——第二代光导系统”，成为我国目前唯一掌握该领域核心技术、具备十年以上国外科研经历的知名专家。

手握尖端科技，为何选择了烟台高新区来创新创业？“我看重的是这里的创新环境和氛围，好的平台能够帮我真正实现心中的梦想。”在张晓东看来，对于高层次人才尤其是海归人才，待遇、薪酬不是他们追求的最高目标，能干成事是最关键的。

同样，在山东国际生物科技园，走进一楼大厅，宣传栏上十多名专家的简历映入眼帘。李又欣，留德博士，山东省泰山学者海外特聘专家，长效和靶向制剂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冯东晓，留美博士，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专家；烟台“双百计划”高端创新人才……

“这些专家都大有来头，各自带领一个团队在做医药方面的重大攻关，这可是一座具有高科技含金量的‘大楼’。该科技园副总经理杨小平对记者说，目前整个园区已入驻了40家企业和100家国内外高端科研院所。未来5—10年，园区将集聚百家以上国内外科研院所建设分所或专业实验室，入园高科技企业也将达到300家以上。

烟台高新区凭什么抢占产业制高点？又是什么让这些高附加、高科技含量项目花落于此？答案只有一个：人才。

对于一个区域来说，要实现高质量和高速度并行发展，人才是决定性因素。“实现区域气质整体跃升，没有高端人才支撑是不行的”。显然，烟台高新区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我们坚持实施‘人才强区’战略，通过构建全方位政策优势和打造载体‘引凤筑巢’，确立了以人才优势构筑创新驱动、科学发展的长远优势”。烟台市政协副主席、烟台高新区工委书记刘洪波如是说。

引进人才，政策支持是极为关键的一环。为大力引进高端创新人才，烟台高新区研究出台了《加快“人才特区”建设的实施意见》、《“蓝海英才计划”实施办法》等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吸引”政策，并设立了1亿元的“人才特区”建设专项资金、1亿元的创新扶持基金和2000万元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对入区创

新创业的各类人才提供一揽子政策支持。有了好政策，还要有灵活高效的引才育才机制。

为此，烟台高新区“新招”不断，大力支持和鼓励区内企业、研发机构采取短期聘用、技术攻关、人才租赁等方式，引进国内外智力资源。这种人才、智力、项目相结合的柔性引进机制，发挥了巨大威力，使一大批掌握前沿技术、有成功创业经历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到烟台高新区创新创业，将海外的技术创新、产业培育经验通过“海归”巧妙地实现“嫁接”转移。

引进一个人，带来一个团队。烟台高新区依托中集海洋工程研究院集聚了一批在钻井平台、半潜式平台、海底油船等领域代表中国海工研发设计最高水平的专家团队。依托山东国际生物科技园集聚了一批生物医药、海洋生物、健康医疗等领域顶尖人才团队。依托中科院计算所烟台分所、正元地理集聚了一批在电子信息领域达到国内一流水平的专家团队。依托北航科技园、航天513所、东方蓝天钛合金紧固件综合研发生产基地集聚了一批航空航天高新技术研发、精密设备制造等领域的国内顶级专家和人才团队。

引进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烟台高新区全面激活了人才创新创业的热情，形成了推动园区创新发展的巨大动能。截至目前，烟台高新区核心区累计引进和培养国家千人计划13人，泰山学者、泰山产业领军人才19人，双百计划44人，高端人才数量质量均居全市前列。